



工农兵创作丛书

爸爸的船

周义兴 阿 嫩等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工农兵创作丛书

爸爸的船

《热风》编辑部编

周义兴 阿 焘等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工农兵创作丛书(45)

爸爸的船

編輯者 《热风》編輯部

著作者 周又兴 阿·嫩等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16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34号

上海劳动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 1/48 印张：3.5/21 字数：55,000

1958年12月第1版

195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册

统一书号：10078·1240

定价：(六) 0.22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共收特写和短篇小說十三篇，反映的生活面很广。写农村生活的三篇，写工业生产的五篇，写战士的三篇。这些作品鮮明地反映了福建人民的生活。《爸爸的船》是一篇非常朴素而生动的革命故事。《买肥》和《会后》抓住了生活中的一个片断，鮮明地反映了新社会中人与人之間的新的关系。《爱雪和明华》、《考工》、《师傅的心》、《車間里新来的工人》和《一件次品》等五篇，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表达出了工人们新的面貌和崇高的共产主义风格。

目 次

买肥	吳瑞騁	1
爸爸的船	周义兴 阿 嫩	8
会后	吳瑞騁	17
爱雪和明华	張宏康	25
考工	王彭年	40
师傅的心	吳 持	51
女售票員的假日	吳福兴	71
車間里新来的工人	王 平	79
一件次品	陈惠生	87
金庆与玉培	吳福兴	94
护航之战	尤荣泰	105
夜海激战	尤荣泰	116
小刘	林利海	124

买 肥

吴瑞麟

农业社办公室的门，“砰”的一声被撞开了。挂在门楣上的喇叭筒也被震得掉下地来。那个被社员背地里称为“魏延”的青年陆标虎闯进门来。他粗眉大眼，结实的身子，乌钢般的皮肉，浑身有一股牛劲儿。他是青年生产队的队长。

“好了，正说你，你就来了。”一个矮个子姑娘从办公室内迎出来，高兴地说：“标虎哥，你……”

“喂！会计，”标虎一冲就冲到会计吴成跟前。他好象全不理睬这姑娘。“社长吩咐……”

“标虎哥！”那个矮姑娘毫不示弱地跟上来。她扳住他的肩膀说：“标虎哥！你到底入民校不？你这文盲……”

“唉！算了，求求你别这样纠缠我。你没看

到人家忙得脚不落地，誰有空管那些閑事儿。”

“这是閑事儿嗎？……”

“算了，算了！”标虎厌烦地嚷着。他立刻轉向會計，一口气地轉达完社长的指示，不讓別人插上一句。最后才又轉向出納員說：“喂，我这回要上县城去接洽风力水車的事，請你給我車費和午飯錢。还有，社长叫我給肥料厂买点……啊！买点什么呢？糟糕！”他发急了，手不住地抓脑袋。“咳！真要命，从鎮上到这里不过五里路远，怎么一下子都丢光了呢。”

“化学名称不好記呀，慢慢想吧！”出納員耐心地說。

“我看么，要是有点文化用筆記一記……”矮姑娘并不放松任何一个宣傳的机会。

但性情魯莽的标虎冲着她喊：“够了，够了。我眼看要想出来了，偏被你这多嘴了头打乱了……唉！真要命。”

“哼！不学习文化才要命呢！”矮姑娘一步不讓。眼看这个青年就要气得暴跳如雷了。

“怎么样？”出納員問一下，想把气氛缓和下来。

标虎狠狠地抓着自己的脑袋焦急地说：“喂！这该死的脑瓜怎么越来越不灵啦。不瞒你说，早先我这记性最好，半年久的事……”

“别废话啦！你说这怎么办？”出纳员开始有点儿不耐烦了。

“怎么办！我看学习文化最重要。”矮姑娘代他答道。

“你说这怎么办？”标虎只得反过来求援于出纳员。

“这样吧！我先把钱给你，上县城不是要经过镇上吗？社长还在那里开会，你再去问一问吧！”

“好的，好的，就这么办！”标虎兴奋地嚷着。他从出纳员手里接过钱来，便一阵风似的奔出办公室。

“标虎哥，标虎哥！”矮姑娘在背后边追边喊：“晚上你一定入学吧！”

“别费心啦！”标虎稍稍扭头说了声，便头也不回地一溜烟去了。

是中午了。标虎在镇上又重新问了社长，

胡乱地吃了一些飯，便搭上一輛自行車上县城去了。一路上他一直咕嚕着“硝酸鉀，硝酸鉀……”这样使得自行車工人不时翻过头来瞅他一眼。后来，标虎被自行車工人瞅得不好意思了，才忙把声音压低下来，低得只有自己能够听见。……

大約过了一点半鐘時間，便到了县城公路旁的一个五里亭。这时标虎嘴里已不念“硝酸鉀”了。只是全神琢磨着和手工业联社社长見面后怎样接洽安装风力水車的問題。……

車子很快地駛入了县城，停在大石碑下的自行車停車处。标虎付过車錢后，便大踏步向手工业联社走去。

手工业联社設在一个寬敞的古式大樓里。主任是一个个子很高的中年人。他正准备上楼去开会。标虎攔过来拉住他，把介紹条塞在他手里。那个中年社长，对这沒禮貌的魯莽汉子瞅了一眼，看完了条子便塞在口袋里，微笑着說：“标虎同志！請你等一等吧，我有个重要會議要开，回头再談吧！”說完便輕捷地登上楼梯。标虎只得依着楼梯扶手坐下来。楼上的会很快

地开始了。“同志们！今天这个重要会议就是叫做文化大跃进会，要扫盲……”标虎知道这是社长的声音，心里咕嘟着：“这个玩艺儿也称得是重要会议！真是和尚和佛分不清主次。”楼上又说：“……县委书记亲自组织检查团要下各单位来检查。……”标虎心里又咕嘟着：“连上面也这样不分主次么？定是这社长故意撒谎。喂！我不如先去买……啊！买什么呢？……噢，是了，‘小转大’！对，先去买‘小转大’，省得在这里听得无趣了。”

很快地他到了化学原料批发部。

“喂！有没有‘小转大’呢？”标虎冲着坐在柜子上打算盘的一个售货员问道。

“什么？不要开玩笑吧！同志！”

“人家是开玩笑的吗？你们真官僚。一点儿跃进气派也没有。人家是从老远老远地方赶来的，就为着来开玩笑？我们那个化学肥料厂等着原料用呀！”经标虎这么一嚷。那个售货员态度就显得認真了。他推开算盘，温和地说：“同志别发火，算我错了吧！可是你要的到底是什么？请说清楚一点吧！”

“‘小轉大’呀，難道你們沒有這個？”

“同志，是真的沒有呀！”售貨員笑着說。

“見鬼，你們這裡明明有的，人家都買過了。你故意和我為難！我們找人評評理！”標虎三嚷兩嚷，路邊的人都圍過來瞅熱鬧。幾個售貨員也走近來。

“同志，不要那麼火大吧！有話慢慢說，也許口音上我們聽錯了。你在这紙上寫出來吧！”一個較機靈的售貨員說着，把一張紙頭攤在桌上，並且送來了一支鉛筆。

“這……唉！又是同我為難了。”標虎衝着他熊聲虎氣地嚷：“人家是老遠老遠趕來的，下午又要趕回去，別拖磨我的時間，好么？”

這時售貨員們真是無計可施了。周圍觀眾的臉上也都露出了難色。

“是不是‘硝酸鈉’呢。”早先那個售貨員平心靜氣地猜道：“要不‘硝酸銨’？再不‘硝酸鉀’？”

“啊！‘硝酸鉀’！”標虎高興地睜着大眼高聲叫道：“是的，是的，‘硝酸鉀’！沒錯呀！剛才我是我叫錯了，剛才我是我叫錯了。”

“哄”地一下子，周围的群众都笑开了。

“那准是一个睁眼睛！”

“文盲是到处要碰壁的。”

“到现在还没脱掉文盲帽子，真糟糕！”

标虎的脸刷地一下红了。

过去他一向在生产上受到表扬，还从来没有受过别人的讥笑。现在这个大汉子却象个大姑娘一样低着头，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了。幸好那些售货员并没有再讥笑他。他才稍微安下心了。

当标虎再回到手工业联社时，那个高个子主任正同一些人在实物上贴字。譬如：桌子就贴“桌子”两个字，楼梯就贴“楼梯”两个字……他忙跑过去同他接洽风力水车的事。

一切办理妥当之后，天色已经不早了。标虎赶忙跑到车站搭上了自行车。

一路上连三接四地赶那个自行车工人踏得快一点。他想赶回去参加民校上课呢！

爸爸的船

周义兴 阿 嫩

从前，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有时会在睡梦中叫喊“爸爸”，爸爸使用他粗大的手轻轻地拍着我，哄我好好睡觉。有时候，听见妈妈回答的声音，我就睡不着了；我掀起被角，露出脑袋，从破竹窗射进来的灰白的亮光里，看见床下柴刀没有了，只留一双大破鞋；再细心听听，天光鸟在后门山头上叫得好响，河滩上传来竹篙撞击溪石的叮叮声。我不用问妈，也已经知道，爸爸又早早地过河种田去了。

我祖上三代都是穷人家，人穷胆壮，所以敢在这荒山河边居住。爸爸是个勤恳苦干的硬骨头，还有一种无师自通的本事。他只有一把斧头，一把鋤头，可是他能够开荒、盖屋、造船。他用五根麻竹筒，两条野葛藤，编造成一只竹筏。

早晨，他把粪桶、锄头放在竹筏上，过河去种田，傍晚又用竹筏运回柴禾。每到太阳落山的时候，妈妈便领着我到河边去。向对岸眺望，直到爸爸划着竹筏过河来了，才松了一口气。有时等得久了，就抱怨爸爸回来太迟，又担心春水一涨，竹筏过不了河。

我家门前的一条小河，人们叫它“撒尿河”，老天撒一泡尿，河水就涨上岸来。

有一天傍晚，大雨嘩嘩下个不停。妈妈坐立不安，淘了米忘记下锅，小猪饿得直叫，也顾不得喂，就带着我到河边去接爸爸。

混浊的洪水已经漫到低洼的地里，岸边的几丛绿竹也都浸在水里，可是，雨还在不停地下着，河水还在凶猛地上涨。这时，爸爸正艰难地把竹筏从对岸划来，刚划到河心，一股风浪直朝他扑去，忽然，爸爸不见了，只见空空的竹筏箭一般地向下流冲去。妈妈惊得大叫起来，拜天拜地的求老天爷保佑，我也吓哭了，呼喊着重“爸爸呀，爸爸呀！”我和妈妈哭叫着沿河岸走去，天大黑时，才看见爸爸，爸爸幸亏抓住了岸边的黄竹尾，才爬上岸来。

媽媽望着爸爸渾身水淋淋的，哽咽着說：“你要有个三长两短，叫我們一家大小怎么办！”爸爸哼了一声，說：“我們是穷人，不卖命哪里有飯吃。”媽媽接着說：“穷人的命不如一个雞蛋哪！明年再苦也要弄一只破船来。”爸爸憤憤地說：“一天三餐还吃不飽，还想买船？除非是神仙显灵，送給你一条船。”媽媽听了摇头叹气，只好催着爸爸把冲走的竹筏撈上来。

第二年，紅軍經過尤溪，我爸爸用竹筏渡紅軍过河，紅軍人馬多，一个竹筏不够用，又找来了几只渡船。大軍过后，把一只渡船送給我爸爸，爸爸喜欢得流出眼泪，抓住那个紅軍的手，半天不放。

爸爸有了船，一家人都快活地忙碌起来。我拿竹帚，媽媽拿水桶，把船仓洗得干干淨淨。爸爸按照过年节的风俗，隆重地把蒜头、紅紙插在船头上。月亮出来了，爸爸用斧头削木桨，媽媽在月光下搓棕繩。这天晚上，一家人吃了一頓好飯菜，爸爸的紅臉膛現出从来沒有的喜色。他用筷子指着我們，一再地說：“記住今天是五月初八，是紅軍来的日子。”

以后，爸爸就搖着这条船过河种田，媽媽也不再担心洪水了。

爸爸心疼船，比疼我还厉害。每天收工时，总要从船头看到船尾，把船板上的泥块、树叶清扫干净。要是半夜起了风，爸爸就点起火把，拿着大棕繩，到河边去看船。每年五月初八，他都要自言自语：“五月初八，三个年头啦。”“……五个年头啦。”我和媽媽都知道，爸爸又在想念送船給他的人了，想念过河去的紅軍了。

有一次，住在五里外的伯伯来借船。我伯伯也是穷人，靠捕鱼过日子。这几天春水大，伯伯的竹筏不能下河，所以想借我爸爸的船用一下。伯伯說他夜晚用，天不亮就把船送来，绝对不耽误爸爸过河种田。媽媽答应了伯伯的请求，又嘱咐他搖船要多加小心，爸爸把船看做命根一样。

伯伯刚走，爸爸回来了，他放下担子就要去河边看船，听到媽媽說，渡船被伯伯借去了，他气得得跺着脚，嚷着：“我自己要用，为什么借給他？”媽媽告訴他，伯伯只是夜晚用一下，天不亮就送来。可是，爸爸还是生气地嚷着：“夜晚我

也要用。”說着就飛跑出去，把船攔了回來。為了這件事，伯伯和爸爸吵了嘴。听媽媽說，這還是他們親兄弟頭一次吵架。

就在這天半夜，我听見門外有腳步聲，再細心听听，又听見河灘上有划船的聲音，我坐起來一看，爸爸媽媽都不在屋里。我就爬上窗口向外望，嘿，大門開得大大的，場院里黑壓壓的一片人，个个头上戴着小竹笠，背一枝黑管槍，媽媽正忙着給他們送茶送水。等到渡船从对岸开过来，就有一群人向河灘走去。我心里明白了，爸爸不把船借給伯伯，是因为他要在半夜把这些人渡过河去。

第二天，我問爸爸媽媽昨夜出了什么事，爸爸瞪了我一眼，叫我不要多嘴。媽媽还故意哄着我說：“爸爸給逃壯丁的人过渡，出去別乱講。”可是，逃壯丁的人怎么会有槍？看样子，媽媽是不会告訴我的，我就不再多問，遇到过路的人，我就留心听他們談話。

这几天，过路的小販“破鑼”哥的話特別多。他坐在石板上，喝了两口茶，就津津有味地对我媽媽說：“阿嫂，出了神兵啦！昨天夜里，鎮上的